

# 远山上的崖柏

胡新春

妻子的糖尿病到了晚期,已经走不了路,有时一句话还没说完就睡着了。清醒的时候,她跟海芳说,也别治了,捱到几时算几时吧。海芳就骂她,你走了,我和孩子怎么办!

海芳带妻子来到省城的医院,先是住在病房过道里,等了两天,总算有了床位,搬进了病房。

病房里住满了病人和陪护家属,被压抑和痛苦填充,只有窗外几条梧桐的嫩枝,给这惨白拥挤的空间增添些许亮色。

靠窗边住的也是一位妇女,跟海芳妻子年龄相仿,她的丈夫蹲在床边角落里,整日不声不响。

海芳下楼给妻子买饭,正要往回走,天上扯下淅淅沥沥的春雨。他拐进旁边的超市,买了把雨伞。

刚进病房,那个男人也买饭回来,他没有伞,外套被雨淋湿了一片。进屋后,男人把外套脱下,露出后背烂了一个大洞的破秋衣。

男人带回四个馒头,一小份豆腐脑。他将一个馒头掰碎,丢进豆腐脑里,搅匀了,将妻子扶起,一勺一勺喂她吃。妻子吃完后,男人用自己的秋衣袖子帮她抹了抹嘴,蹲到角落去吃剩下的馒头,依旧是不声不响。只一会儿,三个馒头就被他吃进了肚里。

海芳扶妻子躺下后,走过去说,兄弟,吃得饱吗?

男人站起来,黑脸上露出干净的笑,说,吃得饱呦,吃得饱。

海芳说,正好我要去吃饭,咱俩一块,好做个伴。

男人正要推迟,被海芳拉着出了门。

走出病房楼,雨下得更大了,男人帮海芳撑着伞,一起走进雨里。

男人把伞整个罩住海芳,自己身子露在外面。海芳不肯,男人说,没事,大哥,俺山里人身子骨强,这点雨根本不算啥,倒是你,淋了雨怕是会生病。

海芳心里暖暖的,快步走进医院门外的小饭店,坐下来点了几个菜。男人不住说太多了,会浪费的。

男人说,他叫程永林,家在洛宁县上戈镇。早年妻子在屋里烧炭,煤气中毒,落下了病根,前些日子眼看不行了,这才来省城的医院。

两个同病相怜的男人是不缺话题的,越聊越近乎。

程永林的妻子每天要测六次血糖,后来程永林不让护士测了,海芳问他为什么,他说光这一项,一天得百十块,他没那么多钱。

海芳就偷偷替他交了费,安排护士照常测。

程永林的妻子先出的院。程永林收拾好东西,走过来紧紧握住海芳的手,连说谢谢,说你帮着交钱的事我早知道了,人穷志短,现在要走了,才敢把感谢二字说出口。

海芳说,咱们一个屋檐下住了半个月,早成了兄弟,不说外气话。我知道你身上没钱了,这五百块钱你拿着当路费。以后弟妹用钱的地方多着呢,等我回到家,再帮你想办法。

回到淮阳,海芳张罗着找朋友为程永林捐钱捐物,把东西打包后寄到一个

叫上坡子村的地方。不久,海芳就会收到程永林的短信,再过些日子,就会有山核桃一类的东西从上坡子村寄过来。

妻子的病情稳定后,海芳决定跟朋友一起去一趟上坡子村。

下了高速,车子一头扎进豫西绵延的大山里,细细的柏油路像风中飘扬的丝带,汽车马达轰鸣,战战兢兢。

上坡子村在上戈镇南部浅山丘陵地区,这里山虽浅了些,却又深深陷入高山险岭的包围圈。柏油路到镇上就断了,往上坡子村去的,只有一条泥石混杂的土路。路两边不见庄稼和田地,只有高高低低的侧柏、毛白杨、核桃树或野杏。

山坡上零星分布着村落,土屋土院。海芳想,上坡子村多半也是这个样子。正想着,朋友说到了。海芳抬头一看,前面山坡上有一平地,平地上有一个村子,果然是土屋土院。

一位村民热情地在前面带路,一行人从村东走到村西,招出了整个村子的人,都说老程家来了山外的贵客。

程永林和他的老父亲、妻子,还有一双儿女,已经在门外等候了,看到海芳,慌慌张张迎过来,接过海芳带来的大包小包的东西。朋友的儿子把一个熊猫玩具塞到程永林女儿怀里。

走进院子,程永林指着低矮的砖屋,说去年政府给了五千块钱,起了这间新屋,他们一家才从屋后的窑洞里搬出来。

走进堂屋,只见环堵萧然,海芳一阵心酸,他到底没能想象出山里坚硬的

贫穷。

程永林的父亲跟儿子一样,朴实憨厚,一双儿女也十分乖巧可爱。小女孩已换上了海芳送的花裙子,躲在一边,紧紧抱着怀里的熊猫玩具,大眼睛里波光闪闪。

当阳光直照在挂在篱棚横梁上的鸡窝篮时,海芳起身要走。程永林和父亲拉住海芳的手,说什么也不肯。程永林扭头让妻子去捉鸡,海芳一听急了,说这可使不得,你这一家老小还指望着这几只鸡下蛋卖钱。

院子里有一丛灌木,海芳的朋友认出是崖柏,蹲下身子看。

程永林说,一丛草棵子,准备晒干当柴火烧,你们要是不嫌麻烦,就拿走吧。

海芳说,这个可值钱啊。程永林说,这能值啥钱?山上到处都是。说完搬起崖柏,放到海芳车子后备箱里。

海芳上车前,硬塞给程永林两千块钱。

这一家人,跟着车,直送到村外的隘口。

回来的路上,朋友儿子突然说,抱布娃娃的那个姐姐跟我讲,那棵小树,是她爸爸从很远的山上带回来的,她爸爸说,等拿到镇上换了钱,就让她去上幼儿园。

海芳慢慢把车停靠在山路边,摇下车窗,看着耸立眼前的大山,默默点起一支烟。

一支烟没有抽完,他已经泪流满面。



千島湖

新华社发

## 孩子,我该怎么来爱你

姚桂霞

那天清晨,我听到轻轻的敲门声。“谁呀?这么早,也不提前打个电话?”我在心里嘀咕。

开门一看,我惊呼:“啊,朱宇,是你呀!”他笑着说:“老师好!”那一脸的阳光足以温暖世间所有的薄凉。他穿着一身蓝色运动装,面容清秀,两手提着一篮雪白的槐花,那些肥嘟嘟的槐花里还夹杂一些柔嫩的槐树叶,绿白相间,清香四溢。我笑了,一脸灿烂。

他微笑着说:“奶奶让我给你送槐花来了,爷爷今早新摘的,很新鲜呢。对啦,这里还有奶奶新做的‘豆糰团’呢。奶奶说豆糰炒鸡蛋现在正好吃。”

我接过这些珍贵的礼物,忙着给他拿牛奶和水果,他什么都不肯吃。原来,他已经上大了一,我心中还把他当成以前那个不爱说话的孩子呢。他要赶紧去集市上帮爷爷卖槐花和青菜,我也没强留他吃早饭。临走时,我送给他两本书,《追风筝的人》和《平凡的人生》,悄悄地放在书中二十元钱,算是给孩子一点母爱的补偿吧。

看着他匆匆下楼的背影,我的心又起波澜,思绪回到六年前。

那学期由于特殊原因,我由乡初中调到那所偏僻的村小学,接任了六年级的语文课兼班主任工作。一切都是陌生的,对于我,对于学生,都是一种挑战。当了近二十年的班主任,对于班里这几十个小孩子,我信心十足,还是有把握征服他们的。

第一节课,我先做了自我介绍,然后简单地讲了些做人的道理,主题是让他们“学会生活,学会学习,学会合作”。我结合许多生活案例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,幽默地插入几段学生心中向往的初中生活故事。从孩子们脸上洋溢的笑容里,从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求的眼睛中,我感觉到孩子们已经喜欢上了我,

我心里有一丝丝的欣喜。接下来的工作,上课、管理班级,一切都像我想象的那样顺利。当然,他们毕竟是六年级的学生,是学校的“大哥大”“大姐大”了,期间也有人打架,有人出“洋相”,有人逃课,甚至有人喝酒,但这些“炸药包”是“炸”不住我的,我还算应付自如。

在开学的一小段时间里,我并未发现他的异常。他是一个成绩不突出,性格内向,但很听话的学生。即使是填班级花名册,要求写上父母的姓名及联系电话时,我也未发现他的不同。因为我要家访,那天,我先让学生写自己的家庭情况,准备结合学生的情况,有针对性地在家访。那时,我才发现他填写的“家访调查表”一栏:“父母双亡,爷爷奶奶年纪大了,奶奶瘫痪。”我的心一颤,再也坐不住了,急忙向同事打听,向校长询问,才知道他说的都是事实。

见到他的爷爷奶奶,我才了解了他的真实处境。家里的几间破瓦房蜷缩在周围邻居家的楼房之中,极不相称,屋子里的一些家具也破旧不堪。他的爷爷告诉我:“这孩子命苦哇!他爸爸打工时煤气中毒,去世三四年了,留下一身的债和一家子人。他妈妈是个傻子,整天满街疯跑,他爸爸走后不久,妈妈也犯病死了。他还有一个哥哥正上初中呢。”老人叹了口气,“我今年也76岁了,每天要到工地上去掂泥、拉砖,我尽力养活他们一天算一天吧!”我说:“你还有儿子吗?”他说:“怎么没有,还有四个呢。可他们都有家人,也不容易。唉,不说了,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呀!”他擦擦泪接着说,“反正家里有粮食,饿不着;亲戚邻居给的有旧衣服,冻不着。只是我和他奶奶,不知还能活几天……”老人哽咽着说不下去了,他奶奶在一旁擦泪,我的眼睛也湿了。

从此,我特别关注他,但又不能让

他感觉到我的“特别”。他很自卑,自尊心也很强,他把自己的心包得严严的。在作文《爸爸,我想对你说》中,他只字未提爸爸去世的事,甚至说到妈妈,也好像很幸福的样子。我在作文中给他写道:“一个人,也许不能选择他的出身,却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;不能改变环境,却可以改变自己。自信是前进的动力,孩子,老师相信你是很棒的!”也不知他是否读懂了我的话。

后来,我常常以各种优胜组的名义,给他们小组发奖品。当然这里面包含的有孩子们的努力,也有我的“特别想法”。期中考试后,我又以“最佳小组奖励”的名义,发动全班“兑钱”(不能算捐款吧),给他们组物质奖励,以“进步最大奖”发给他一点特殊的礼物。当然,我要出双倍的份子钱。他也没辜负我的期望,年终参加了乡里竞赛,成绩也有一些进步。

我知道,他的心很脆弱,就像教室窗户上的那块玻璃,让人不忍心去碰触。同时他又像一只刺猬,随时都会把自己保护起来。我真怕,我的关爱太多,也会给他带来伤害。

乡里举办演讲比赛时,我提出让他参赛,以便逐步接近他,帮他解除那让人感觉到心酸的卑微。在办公室里,一开始他低着头小声对我说:“老师,我真的不行,你让其他同学去吧!”我拍着他的肩膀鼓励说:“你可以先给大家当陪练,你音质好,有潜力,人大力量大,咱们朗读的才有气势,到时候你不想去参赛,可以不去的。”他用手指不停地抠着办公桌的边角犹豫片刻,皱着眉头勉强答应了。排练期间,他很卖力,嗓子都沙

哑了。我发现他的头发不像以前那么乱了,脸和脖子也洗得干干净净了,只是一双大眼睛里缺少同龄人的那份自信与天真。

当他第一次和同学们站在讲台上朗诵诗歌《长江之歌》时,他充满自信并带有磁性的领读,惊诧了大家的目光。“你从雪山走来,春潮是你的风采;你向东海奔去,惊涛是你的气概!”当他朗诵完开头这两句诗歌时,教室里不约而同地响起掌声。我默默地笑了,他也裂开嘴笑了,笑得那么甜,甜得让人心痛。

尽管那次我们去县里参加演讲比赛的活动没有成行,但我心里仍然很欣慰。同学们说:“老师,你的魔鬼训练真厉害,你看,小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,说话声音大了,也爱笑了!”我听了,心里有一丝“窃喜”。

毕业那天,我把他叫到办公室,送给他一身新衣服。我告诉他,这衣服是我给上高中的儿子买的,儿子嫌“老土”,不肯穿。商标被我剪掉了,衣服也不能退了,你就帮老师一个忙吧!他点点头,说衣服很好看。我塞给他五百元钱,他摇着头,任凭我怎么劝说也不肯接钱。我尊重了孩子的决定,心疼地说:“到了中学,别忘回母校看看大家。”

他点头,大眼睛里泪花点点。后来,我也调到了城里中学,渐渐和他失去了联系。

转眼,六年过去了,没想到,他今天会出现在我面前。孩子,其实,我心里一直很自责,作为老师,作为母亲,我做得还不够。

客厅里氤氲的槐花香,温润了这个春天,也正温润一个母亲的心。

## 劝廉

朱俊杰

万事皆有道，  
为官贵守廉。  
几多名利客，  
枉法蹈深渊。

照镜正衣帽，  
奉廉戒贪饕。  
洁身严律己，  
大爱洒人间。

## 冬晨(外二首)

李中峰

碧空朗月荡残声，  
群星消匿云无踪。  
但愿心静如寒水，  
宁让白芦舞身轻。

莫道灰白沧桑泪，  
草木隐逸待春逢。

冬思

冬影

倦看浮华黄绿青，  
心归澹泊觅一恒。

往事浮华任流年，  
海市蜃楼非尘寰。  
墙头香红盼春早，  
雪里梅花正窗前。

## 小重山·十一月初一 过箕子读书台有感(外一首)

高曙光

霜落书台鸡未鸣，  
有城隍庙祝，  
上香迎。几丛芦苇绕畴亭，  
临寒水，  
舟楫憩鱼鹰。

银鲤恋浮萍，  
冬来消翠色，  
暗伤情。盼春日暖秀群英，  
箕潮满，  
遍地百花荣。

洸溪沙

御骨冻风古木摇，  
疏星缺月挂林梢。  
忽闻旅雁越城郊。

梦里江南多彩绘，  
心中塞北尽冰雕。  
一轮红日惹春潮。

## 冬至

王伟

新年门槛前的节气

定格成一支寒冷的歌谣

定格成对亲人的思念

冬季由此步入九天

风雪的韵味开始弥漫

吃饺子防冻的传说

饱含着先贤的智慧

悠悠穿越千年

历久弥新

演绎成一种温暖祈愿

冬至像一根钟摆

不经意间把白天拉长

把黑夜变短

一天长一线的时光

让春天的脚步慢慢靠近

而等候在窗外的新年

早已经迫不及待

准备登陆

屈指可数的日子

送给人们一个惊喜

## 迟来的雪(外二首)

路雨

麦苗舔着焦渴的嘴唇

瞪圆了眼睛

支起尖尖的脑壳

隐喻在寒冬的深处

在翘首期盼

一场伟大的盛典

冬天的树

在这个季节

不再谈及光鲜靓丽的事物

你以一种最原始的方式

呈现最简单的轮廓

冰冷的掌心

摊开深远与辽阔

粗鲁的北风

不懂怜香惜玉

一路莽莽撞撞

所过之处总能听到

跌倒和骨折的声音

匍匐在夜的肩头

痛苦呻吟

你高大的身影

日渐消瘦

以站立的姿势抵御风寒

在季节的轮回中

期待拨回

被落叶卷走的鸟鸣

期待被雪覆盖的枝条

再次伸出手臂

喷吐光焰

